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狄更斯作品

大卫·科波菲尔

Da Wei Ke Bo Fei Er

SHI JIE WEN TAN JU JIANG MING PIAN MING ZUO DA XI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大卫·科波菲尔

[英]狄更斯

(三)

目录

第一章	我来到这个世上	1
第二章	我对早年的回忆	13
第三章	我家有了变化	28
第四章	我蒙受了屈辱	44
第五章	我被打发离开了家	65
第六章	我扩大了我的相识圈子	84
第七章	我在萨伦学校读书	92
第八章	我的假日	110
第九章	一个难忘的生日	126
第十章	我受到冷落,我成了孤儿	139
第十一章	我开始独立生活,但我并不喜欢这种生活 ..	159
第十二章	我还是不喜欢这种生活,我下了很大的决心	174
第十三章	我决心走下去	184
第十四章	姨奶奶对我的安排做了决定	205
第十五章	我重新开始	221
第十六章	我在很多方面都是个学生	231
第十七章	某个人出现了	254
第十八章	回想	271
第十九章	我观察身边的事并有所发现	281
第二十章	斯梯福兹的家	298
第二十一章	小爱米丽	307
第二十二章	一些旧场景,一些新人物	328
第二十三章	我证实了狄克先生所言并选定了一种职业	351

第二十四章	我第一次放荡	366
第二十五章	吉祥天使和凶神	375
第二十六章	我堕入了情网	395
第二十七章	汤姆·特拉德尔	410
第二十八章	米考伯先生的挑战	420
第二十九章	再访斯梯福兹家	440
第三十章	一种损失	448
第三十一章	一种更大的损失	456
第三十二章	开始了一段漫长的旅程	466
第三十三章	快乐时光	484
第三十四章	吃惊的消息	502
第三十五章	受挫	512
第三十六章	我满怀豪情	533
第三十七章	一点冷水	550
第三十八章	散伙	559
第三十九章	威克费尔德和希普	576
第四十章	流浪的人儿	597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妈	605
第四十二章	作恶	622
第四十三章	另一种回顾	643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政	651
第四十五章	狄克先生真如我姨奶奶预言的那样	667
第四十六章	消息	683
第四十七章	马莎	697
第四十八章	家务	708
第四十九章	我堕入云雾中	719
第五十章	皮果提先生梦想成真	730
第五十一章	将要开始更长的旅行	740
第五十二章	我参与了“火山爆发”	758

第五十三章	再度回顾	782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和官司	788
第五十五章	飓风	804
第五十六章	新伤旧创	816
第五十七章	准备移居海外的人	822
第五十八章	去国	833
第五十九章	归国	840
第六十章	爱妮丝	857
第六十一章	两个可笑的忏悔人	867
第六十二章	一盏明灯照我行	880
第六十三章	一个客人	889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897



第四十章 流浪的人儿

在上一章我讲述了我的家庭，在回到白金汉街当晚，我们又就此很认真谈论了一番。姨奶奶对那家人很挂念，谈话后，她抱着双臂，在屋里来回走了2个多钟头。她格外激动时，就总这么走来走去，而她这种踱步的时间就可表示她激动的程度。这一次，她是这样不安，竟感到有敞开卧室门的必要，这样她就可以从这间卧室的墙一直走到另一间卧室的墙了。狄克先生和我静静坐在火炉旁，她则沿着这定下的路线，迈着不变的步子，依着钟摆一样准确的规律，不断地走进走出。

狄克先生外出就寝后，就剩下姨奶奶和我了，这时我便坐下给那两位老小姐写信。这时，姨奶奶走乏了，照例折起衣裙，在火炉边坐下。可她不像往常那样把杯子端在膝盖上坐着，而把杯子放在炉架上。她用右臂支着左胳膊肘，左手则托着下巴，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每次，我从我正埋头写的信上抬起眼来，总遇到她的眼睛。“我的心情很平静，我亲爱的，”她总点点头叫我安心，并这么说道，“不过，我有点不安和忧虑。”

在她上床前，我由于太忙，竟没注意到她并没有动用炉架上的混合剂（她就是那么称那东西的）。我敲门告诉她我这一发现时，她比往常更慈祥地来到门前，可是她只说：“我今天晚上没心情吃它了，特洛。”然后摇摇头又进去了。

早晨，她看了我给那两位老小姐写的信，她表示同意。我把信发出。再没别的事可做，只有尽量耐心地等待回信了。一个雪夜，我从博士家往回走，仍然还处于这种期待的状况中，那时我已这么期待了几乎一个星期了。

那一天冷极了。一场刺骨的东北风已刮了一些时候，现在



风和白昼一起沉下去了,开始下起了雪。我记得,雪大片大片地下,不断地下,积得很厚。听不出车轮声和脚步声了,仿佛街上铺了厚厚一层羽毛。

在那样一个夜里,我自然走最近的路回家。最近的路就是穿过圣马丁教堂巷。使那地方得名的那教堂当时所占的面积比较小些;由于空地不多,这条巷子弯弯曲曲地通往斯特兰街。经过立着圆柱的台阶时,我在拐角处看到一张女人的脸。那张脸也朝我看看,然后就从那条窄窄的胡同走了,看不见了。我认得它。我在什么地方见过它。可我记不起是在哪里了。因为它,我产生了一种联想而心有所触。可是看到它时我正在想着别的什么,所以那联想就变得混乱了。

在教堂的台阶上,有一个佝偻的人影,这人正把背着的东西往雪地上放并加以整理;我在看见那张脸的同时也看见了这人。我不觉得我在惊诧中曾停下来,可是,当我往前走时,不管怎样,他站了起来,转过身朝我走来。我和皮果提先生面对面站住了。

这时,我记起了那张脸。那是马莎,那天晚上在厨房里,爱米丽就是把钱给她的。马莎·恩德尔——汉姆这么告诉我来着,就是拿所有沉入海底的珍宝来换,他皮果提先生也不愿看到他的外甥女和这女人在一起。

我们亲热地握手,一开始我们谁也说不出话来。

“卫少爷!”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看到你我就高兴,少爷。碰见得好呀,碰见得好呀!”

“碰见得好呀,我亲爱的老朋友!”我说。

“我本想今晚去找你,少爷,”他说道,“可我知道你姨奶奶住在你那儿——因为我去雅茅斯时到你那里去过——我就怕太晚了。我应该在明天离开前,一大早去看你呢,少爷。”

“又要走?”我说道。

“是呀,少爷,”他耐心地摇摇头说道,“我明天走。”



“你刚才要去哪儿？”我问道。

“嘿！”他抖着他长发上的雪说道，“我要去一个地方过夜。”

在那时，有一个马厩的院子，其侧门可通金十字架旅店；那家旅店于我是很值得纪念的，因为和他的不幸有关。这院子就在我们站着的地方对面。我指了指那个门，挽起他胳膊走去。马厩院外有两、三家酒店开着门，我朝一间看去，里面很空，炉火红红的，我就带他进了这家。

在灯光下我看他，我看出不仅他的头发又长又乱，他的脸也被阳光晒得黑黑的。他的头发比以前白，脸上和额上的皱纹比以前深，在各种天气下有走漂泊的经历给他打上了烙印，可他看上去很健康，像一个心怀坚定目的的人，没什么能使他疲乏。他把帽子上和衣上的雪抖落，我则在这时暗自作上述的观察。当他背朝我们进来的门口，面对我在桌边坐下时，又伸出粗糙的手和我热情的握手。

“我要告诉你，卫少爷，”他说道——“我去过的所有地方和我听到的所有的话。我走了很远，但我们听到的很少；不过，我都要告诉你。”

我打铃叫了一种热的饮料。他不肯喝比麦酒更强烈的东西。麦酒端上来放在火上热时，他坐在那里思索开了。他的表情是一种纯净凝重的严肃庄重，使我不敢加以惊动。

“当她是小孩的时候，”屋里只剩下我们两个时，他抬起头说道，“她常对我谈许多有关海的事，谈到艳阳高照下海水蓝蓝的港口。我那时想，也许她父亲是淹死的，所以她才老那么想。我不懂，你知道，也许她相信——或者希望——他已经漂到那种四季花开、一片光明的国土上去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幼稚的幻想。”我接过来说道。

“当她——失踪时，”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心里就想，他准是带她去那些国家。我心里明白，他一定对她大谈那些地方的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好处，她会怎样在那里成为夫人，他怎样先用这类话使她听从他。我们见了他母亲后，我就确知我猜中了。我经过海峡去法国，在那里登岸，就像我是从天上掉下去的一样。

我看见门动了一下，雪飘了进来。我看见门又动了一点，一只手轻轻伸进来插在那儿，使门关不上了。

“我找到一个英国人，一个有权势的人，”皮果提先生说道，“我告诉他我正在找我的外甥女。他给我办了一些通行必需的文件——我不太清楚那叫什么——还要给我钱，不过我婉谢了。为了这事，我真感谢他！‘我已在你去之前写了信，’他对我说道。‘我还要对许多去那儿的人说，对许多当你一个人去远处时会认识的人说。’我尽可能地谢谢了他，然后就穿过了法国。”

“就你一个人，而且步行？”我说道。

“大部分是步行，”他答道。“有时和去市场的人一起搭货车，有时坐空的马车。每天走许多英里，还时常和去看朋友的可怜的大兵那类人结伴而行。我不能对他说话，”皮果提先生说道，“他也不能对我讲话，但我们仍是那尘沙飞扬的大路上的旅伴。”

我从他那亲切的口气中可以得知那情形。

“我每到一个市镇，就去旅店，”他继续说道，“在院子里等着有懂英国话的人出现，一般总不会白等。于是，我就说我在找我的外甥女，他们便告诉我在旅店里住着哪些上等人，我就守在那里，看进进出出像是她的人。一旦知道不是爱米丽，我又往前走。渐渐地，我又走到一个村庄，来到穷人中间，我发现他们理解我。他们总要我在他们门口停下，给我拿各种吃喝的东西，告诉我睡觉安歇的地方，我看到许多女人，卫少爷，她们有和爱米丽年龄差不多的女儿；她们就在村外的十字架旁等着，也那样款待我。有一些女人的女儿死了。那些母亲对我真是好得没法说！”



门外是马莎。我很清楚地看到她憔悴的脸上那聚精会神听的神情。我怕他回过头去也看见她。

“他们常把他们的小孩——尤其是女儿”——皮果提先生说道，“放到我膝盖上；黑夜来到时，我常坐在他们家门前，好像他们就是我那亲爱的孩子。哦！我的宝贝呀！”

他忍不出大放悲声，伤心地呜咽起来。我把我颤抖的手放在他捂着脸上。 “谢谢你，少爷，”他说道，“别担心。”

过了一小会，他把手移开放进怀里，继续放下叙述。

“早晨，”他说道，“他们常陪我走1、2里路，分手时，我说：‘我万分感激你们！上帝保佑你们！’他们总像能听懂一样，并且非常友好地回答呢。最后，我走到海边了。你想得到，像我这么一个航海的人要设法去意大利并不是难事。我到了那里，还是像先前那样流浪。人们还是那么好地对待我。若不是我听说她在瑞士的山里，我就会一个镇一个镇地走遍意大利这个国家了。一个认识他那仆人的看见他们三个都在那里，还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旅行，以及在什么地方。卫少爷，我披星戴月地朝那些大山走去。那些山好像总离我很远，可我一个劲走去。终于，我赶上那些大山，翻过了它们。当我接近我听说的地方时，开始想：看见她时，我该怎么办？”

那张聚精会神的脸依然在门前俯着，似乎对夜里寒冷的空气毫无感觉；她用双手向我乞求，求我不要关门。

“我从没怀疑过她，”皮果提先生说道，“不！一点也不！只让她看看我的脸，只让她听听我的声音，只让我站在她面前一动不动，使她想起她抛弃的那个家，她的孩提时代——哪怕她已成了贵夫人，她也会俯在我脚前的！我很知道这点。我在梦中多次听见她叫‘舅舅啊，也梦见她倒在我面前如同死去了一样。我在梦中多次把她抱起来，对她低声说：‘爱米丽，我亲爱的，我带来了宽恕，还要领你回家！’”

他停下来，摇摇头，然后叹了口气，又往下说。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现在我不在乎他了。爱米丽就是一切。我买身乡下衣服准备给她穿，我知道，一日我找到她，她就要跟着我去走那些石头路，我去哪，她也会去哪，她永远永远也不会再离开我了。让她穿上那身衣服，丢掉她当时穿的——再挽起她胳膊，踏上归家的旅程——有时会在途中停下，医治她受伤的双足和伤得更重的那颗心——我当时一心想的就是这些。我相信我不会看他一眼。可是，卫少爷，又不成——还是不成！我去晚了，他们已经走了。去了哪儿，我打听不到。有的说这里，有的说那里。我走到这里，又走到那里，可是没找到我的爱米丽，于是我就往家走。”

“回来多久了？”我问道。

“大约4天了，”皮果提先生说道，“天黑以后，我看到了那条旧船，也看到在窗口点燃的灯。我走近它，并从窗子往里看，就看到忠实的高米芝太太按我们约定的那样独自坐在火炉边。我在外边叫道，‘别怕哟！是丹呀！’于是我就走进来。我从没料到，那条老船会变得那么令人感到生疏！”

他从怀里一个口袋里，小心拿出一个装着两三封信或两三个小包的纸包放到桌子上。

“这是在我走后不到一个星期来的第一封信，”他从包里拿出一封说道，“还附有一张五十镑的银行支票，包在一张纸里，写明是给我的，是夜里放到门下面的。她想不露出她的笔迹，可她瞒不了我。”

他很耐烦很仔细地把那张支票照原样折好，放到一边。

“这是2、3个月前来的，”他打开另一个纸包说道，“是给高米芝太太的。”他看了一眼又递给我，并低声说：“请读吧，少爷。”

我读道：

哦！你看到这些字迹、并知道是出自我这有罪的手时，你会



怎么想呢？可是千万，千万——不是为我，只是为了舅舅的好心，千万对我心软下来吧，哪怕只软那么一小会儿，千万，千万，对一个可怜的女孩发发慈悲，在一张纸上写出他好不好，在你不再提到我之前，他说过我什么——晚上，在我回家的老时间，你看他的样子像是在思念一个他一直那么疼爱的人么。哦，我一想到这个，心就迸裂了！我向你跪下，乞求你，恳求你，别以我应得的严历来对待我——我非常明白我是咎由自取的——而对我宽容和仁慈以至把他的情形写一点点寄给我。你不要再叫我“小”了，你不要再用那已被我玷污的那名字来称呼我；不过，哦，听听我的苦恼，对我发发慈悲吧，我今生今世再也见不到的舅舅到底怎么样，把那情形写几句告诉我吧！

亲爱的，如果你的心对我毫无所动——应当这样，我知道——可是，听清呀，如果你的心是毫不为之所动的，亲爱的，在你完全决定拒绝我这十分可怜的祈求前，问一问我最对不起的他吧，就是我要成为其妻的他！如果他好心到说你可以写点什么给我读——我想他会肯的，哦，我想他肯的，只要你问他的话；因为他从来都是十分勇敢和十分宽厚的——那么就告诉他（可是不要告诉别人），我在夜里听见刮风的声音时，总觉得那风是因为看到他和我舅舅后才这么忿忿地吹起来，要赶到上帝那里去控告我呢。告诉他，如果我明天会死（哦，如果我要死，我一定很高兴地去死！），我一定用我最后的话为他和舅舅祷告，用我最后的呼吸为他的快乐之家祷告！

在这封信中也夹有一些钱。五镑。像前一笔一样也没被动过，他照样折好。回信的地址也被做了详细说明。这些说明虽然透露了几个中间人，对她所隐藏的地方却仍难做任何肯定推断，不过可以知道，她很可能是从据说见到过她的地方写来的。

“寄过什么回信吗？”我问皮果提先生道。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由于高米芝太太对写字什么不在行，”他回答道，“少爷，汉姆便起草，由她抄了一份。他们告诉她我去外面找她了，还把我临走时的话告诉了她。”

“你手里是另一封信吗？”我问道。

“是钱，少爷，”皮果提打开一点说道，“十镑，你看。里面写道：‘一个忠实的朋友赠，’和第一次的一样。不过，第一次是放在门下，这次却是前天由邮局寄来的。我要照邮戳去找她了。”

他把那邮戳给我看。那是上莱茵的一个小镇。他在雅茅斯找到一些知道那地方的外国商人，他们为他画了一张他看得懂的草图。他把那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打开，然后一手托着下巴，用另一只手在图上指着他要走的路线。

我问他汉姆可好，他摇摇头。

“他尽可能地工作，”他说道，“在那一带，他的名声也好极了。谁都愿意帮助他，你知道，他也愿意帮助大家。没人听到过他抱怨什么。不过，我妹妹相信（别向外人说）这事把他心伤得很厉害呢。”

“可怜的人，我相信是这样！”

“他一点也不在乎自己，大卫少爷，”皮果提先生很阴郁地低声说道——“一点也不爱惜他的命一样。在险恶的天气里，有危险的活要干时，他总在那里。只要有冒险性的艰苦活计，他就抢在伙伴们前面。不过，他像孩子一样温顺。在雅茅斯，所有的孩子都认识他。”

他心思重重地把所有的信收齐，用手抚平后放进原来的纸包里，小心地送到怀中，门外的脸消失了。我看到雪片依然飘进来，可是那里再没有什么了。

“好！”他看着他的提包说道，“既然今晚见到了你，卫少爷，这对我太好了！我就在明天大清早走了。你看了我这里的一切东西，”他把手放在放那小纸包的地方，“我担心的是，把那些钱



送还前，我会遇到什么不测。如果我死了那些钱丢失了，或被偷去了，或不管怎样不见了，他准以为我受了，我相信我就不会被另一个世界收容！我相信我必须回来！”

他站起来，我也站起来；出门之前，我们又握手。

“我要走1万英里，”他说道，“我要走到倒下咽气时，也要把那钱放在他跟前。如果我做到这一点，也找到了我的爱米丽，我就满足了。如果我没能找得她，也许她有一天会听到她的舅舅一直找她，找到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如果我对她的为人了解没错的话，就这消息也足以让她最后仍然回到家了！”

我们走入寒冷的夜色中，我看到那个孤单的身影从我们眼前溜走了。我忙找借口让他转过身，用谈话拖住他，直到那身影完全消失。

他提起多佛大道上一个旅店，他知道可以在那里找到一个干净简单的住处过夜。我陪他走过西敏寺桥，然后在苏里岸上分手。在我的想像中，当他重新踏上雪中那孤独的旅途时，一切都似乎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而变得寂静无声了。

我回到旅店前，想起了那张脸。于是我急忙向四外寻找。它不在那里了。雪已掩没了我们刚才的足迹；只有我才踏过的足迹仍可见。我再转过身来，就连那新足迹也开始被掩盖了。雪下得很急。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个姑妈

终于，两位老小姐的回信来了。她们向科波菲尔先生致意，并通知他说她们已对他的信进行了充分考虑，“为了双方的幸福”——我觉得这是种很可怕的说法，不仅仅因为她们把这种说法用于前面提到过的家庭争执上，还因为我已看出（一向如



世界文坛巨匠名篇名作大系

此)那种习惯说法是种花炮,易于爆炸而爆开后不留任何声色。那两位斯宾罗小姐说,对于科波菲尔先生信中提出的问题,她们认为“借通信方式”发表意见是不便的;如果科波菲尔先生肯在一定的日子里光临(如果他认为合适,和一密友同来),她们一定会高兴谈论那问题的。

对这封来信,科波菲尔先生立刻恭恭敬敬地答复说,他一定在指定的时间去拜访两位斯宾罗小姐;并照她们的吩咐,由他的朋友,内院的托马斯·特拉德尔先生作陪。那封信发出后,科波菲尔先生就陷入神经极亢奋的状态,这状态一直持续到那日子到来。

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关头,失去了米尔斯小姐那样无比珍贵的帮助使我的不安更强烈。一向用种种方法让我苦恼的米尔斯先生——也可以说我认为他好像是那样的,反正两种说法没什么区别——把他那惹人讨厌的做派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竟突然想到要去印度。如果不是要让我为难,他干什么非去印度呢?的确,他和世界的任何其它地方都没什么关系,却和那个地方有很多关系。他全部投入了印度贸易,什么生意都做(我自己也曾做过金线披肩的像牙这类漂浮不定的梦);他年轻时在加尔各答住过,现在打算以侨民身份去那里。不过,我并不关心这点。可是这对他却那么举足轻重,所以他要去印度,朱丽亚得和他一起去;于是,朱丽亚就去乡下向亲属辞行;于是,那住宅就贴上了各种招帖,宣布招租或求售,家俱(包括轧布机等)也估价出让。这一来,我还没从上一次的打击下恢复,又受到一次地震袭击。

在那个重要日子里穿什么呢?我拿不定主意。要穿得得体面,又怕那两位斯宾罗小姐认为我轻浮,我在这两者间求中庸。姨奶奶对我最后的这决定很赞同。我们下楼时,狄克先生在特拉德尔和我身后扔出他的鞋,以示求大吉大利。

虽然我知道特拉德尔是个很好的人,虽然我和他那样亲密



无间,但为那样一个特别需要小心的场合,我不能不为他有把头发梳得那么一根根竖起的习惯而生恨。那梳法使他有一种叫别人吃惊的神气,更别说那炉刷似的发型了。我担心我们会因那头发而背时。

当我们往帕特尼走时,我很坦率地把这想法告诉了特拉德尔,并说如果他肯把他的头发梳得服贴点——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特拉德尔举起帽子把他的头发朝四面八方梳着,并说道,“再没能那样使我高兴的了。可它们不肯听话呀。”

“不能把它们梳服贴些?”我说道。

“不能,”特拉德尔说道,“什么也不能使它们那样。如果我在去帕特尼的路上在头上压了块五十磅的砝码,一旦把砝码去掉,它们又会竖起来。你想不出我的头发多么顽强,科波菲尔。我是一只十足的暴躁的豪猪。”

我应当承认,我有点失望,但也为他的好脾性而倾倒。我告诉他我多么器重他的好性格,而且说他的头发一定把他性格中的固执全占去了,因为他一点也不固执。

“哦!”特拉德尔笑着回答道,“说实话,我这不幸的头发实在是个很老的故事。我的婶婶对它们简直不能容忍,她说她老被它们弄得很生气。最初我和苏菲谈恋爱时,它们也挺惹麻烦的,非常!”

“她也不喜欢过它们吗?”

“她并没有,”特拉德尔回答道,“可她的大姐——就是那个美人——拿它们大开玩笑,我懂得。实际上,所有的姊妹们都嘲笑它们。”

“很开心!”我说道。

“是的,”特拉德尔神色很天真地说道,“大家把它当笑话。她们故意说苏菲把我的一绺头发藏在她书桌里,但她只好把那头发夹在一本紧紧合上的书里,以便把它们压平。我们都笑



了。”

“不妨说说看，我亲爱的特拉德尔，”我说道，“你的经验或许会给我一些提示。你和你刚才提到的那位年轻女士订婚时，你对她的家庭正式求过婚吗？比方说，和我们今天要进行的事——有不太一样之处吗？”我很不安地补充道。

“嘿，”特拉德尔说道，他那友善的脸罩上一层沉思的阴云，“在我，那可是很痛苦的经验。你知道，由于苏菲在那个家里非常有用，她们想到有一天她会出嫁都怕。事实上，她们已暗中商定永远不许她嫁人呢，她们叫她老姑娘。所以，当我怀着十二分小心向克鲁洛太太提出这请求时——”

“就是那个妈妈？”我说道。

“就是那个妈妈，”特拉德尔说道——“哈利斯·克鲁洛牧师的太太——当我怀着应有的谨慎对克鲁洛太太提出这请求时，她受到那么大的惊动，大叫一声就人事不省了。我于是一连几个月不能再谈这事。”

“你终于提出了吧？”我说道。

“嘿，哈利斯牧师提出的，”特拉德尔说道。“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在各方面都堪称最佳典范；他向她指出，既然是个基督徒，她应当忍受牺牲（尤其这还不见得就是牺牲），而不应对我抱着不慈爱的感情。至于我自己，科波菲尔，我和你说句心里话吧，我觉得我对这一家人来说真有如一头猛兽呢。”

“那些姊妹们都声援你吧，我希望，特拉德尔？”

“嘿，我不能说她们都声援我，”他答道，“我们基本上说服了克鲁洛太太后，就必须告诉萨拉。你记得我提起过萨拉，背脊有毛病的那个？”

“记得！”

“她两手紧握，”特拉德尔面露畏色地看着我说，“闭上了眼，面色苍白，浑身发僵；一连两天，除了被用茶匙喂进点烤面包和水以外，什么也不吃。”